

逛陵在年少

孟冉

2月23日晚,从家乡传来一条消息,说在当天上午举行的2009年中国淮阳“羲皇故都”朝祖会公祭太昊伏羲大典上,点燃第一炷香所需的费用拍到了99万元。第二天跟在郑州的几个同学聚会,大家感叹故乡的庙会规模越搞越大,规格越来越高。

许是因了太昊陵的存在,让身居他乡的淮阳人心中油然升腾“我骄傲”之感,也有了流传同乡间“北京大,上海富,不如淮阳一棵树”的手机短信,聊以自娱呢。

“羲皇故都”朝祖会,是近年兴起的新提法。在老家,乡亲们习惯说逛陵,至今不更其口。这个陵,就是太昊陵。上高中以前,我从未在城里生活过。对众多乡村孩子来说,30里以外的淮阳城有着无与伦比的强大魔力,那里有柏油路,有电影院,有高楼房,有满街飘荡的油炸糕点香味,有流淌不息的大客车小汽车,更有神秘的太昊陵园。淮阳城里的气息呵,几乎俘虜了我年少时所有的梦想和向往。

平常,我是没有进城的理由的;逛陵,是我接近县城的惟一机会。春节一过,我算着农历,时不时提醒母亲“快到二月二了”,母亲总淡淡回应“慌啥?离三月三还远咧”。整整一个月,确乎不短,但我总怕一觉醒来错过了逛陵时间。其实我知道,母亲是不放心我一个人进城,她一定要等在外工作的父亲回家,然后全家一起去逛陵。

早春的清晨寒意弥漫,天色尚暗,我们就出发了。太阳刚爬出地平线,父亲费力地骑着破自行车,载着我和怀抱弟弟的母亲,已经行走在了平坦的柏油路上。那时的太昊陵周边人声鼎沸,杂乱无章,各种小吃摊位和用帆布篷搭起的歌舞、魔术、杂技表演团,将本不宽阔的街道挤占得中间仅容单人通过。父亲所在的供销社居然也摆摊

卖起了衣物鞋帽,让看惯了柜台的我好生奇怪。可爱、风趣的汤叔叔变戏法似的摸出几张门票说:“开封杂技团的表演简直绝了,赶快去看看。”9岁那年,平生第一次,我被眼花缭乱杂技表演震住了,空中飞人、环球飞车、袖筒魔术,持续不断的精彩让我在以后的岁月里一度坚信,如此神奇好看的东西,只有在淮阳城才能呈现。临近中午,我们在街道拐角找了个破烂不堪的饭馆,吃了顿扯面。那碗面,让母亲回味无穷,说“那面里撒了葱花、茺荑,滴点香油,真好吃啊”。

逛陵回来,心满意足的我,从此安心学习。这种心境,一直持续到进城读高中。随着学业的繁重,学校虽距太昊陵很近,近到坐在教室就能听到庙里隐约传来的嘈杂声,但逛陵的念想却逐岁衰减。算下来,离开家乡十几年间,竟不曾真正逛过一次陵,偶尔陪外地同学回去拜望,站在偌大陵园里也难寻当年的激动了。事实上,并非我不关心朝祖盛会,只是把对它的感念珍藏内心,不愿随意触动罢了。

前段时间,同事红军兄在“厚重河南”栏目刊发“厚重淮阳”系列报道,编发这组稿子的吕大姐戏称我是“权威”,帮她“鉴定”一下选配的图片。我确定那张图是太昊陵内的先天门,系清代建筑,为歌颂伏羲功德而命名。这点知识,是我年少逛陵时所学,不曾想用到了这里。图片让我知道,在我的家乡,年年“二月二至三月三”,逛陵仍在继续,香火仍在点燃。寻根也好,祈福也好,平安富足康健乃终极愿望。

可是,我不知道,眼下那些撒丫山野的顽童,是否亦如当年我对逛陵的渴望和迷恋,懵懂中如此热爱远处的淮阳城,让我于长大后远离故乡的日子里,或微笑着,或流泪着,思念她。

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 评选结果揭晓

我市青年作家尉然获中篇小说奖、刘海燕获理论评论奖

3月2日,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青年作家尉然、评论家刘海艳再次名列奖榜,又一次展示了我市文学创作的良好态势与较高的水准和实力,其中尉然创作的《我的理想》获得中篇小说奖,刘海燕创作的《来自平原的声音——李佩甫论》获得理论评论奖。在2004年评出的第二届河南省文学奖中,邵丽、刘海燕、尉然、宫林组成的周口军团强占“半壁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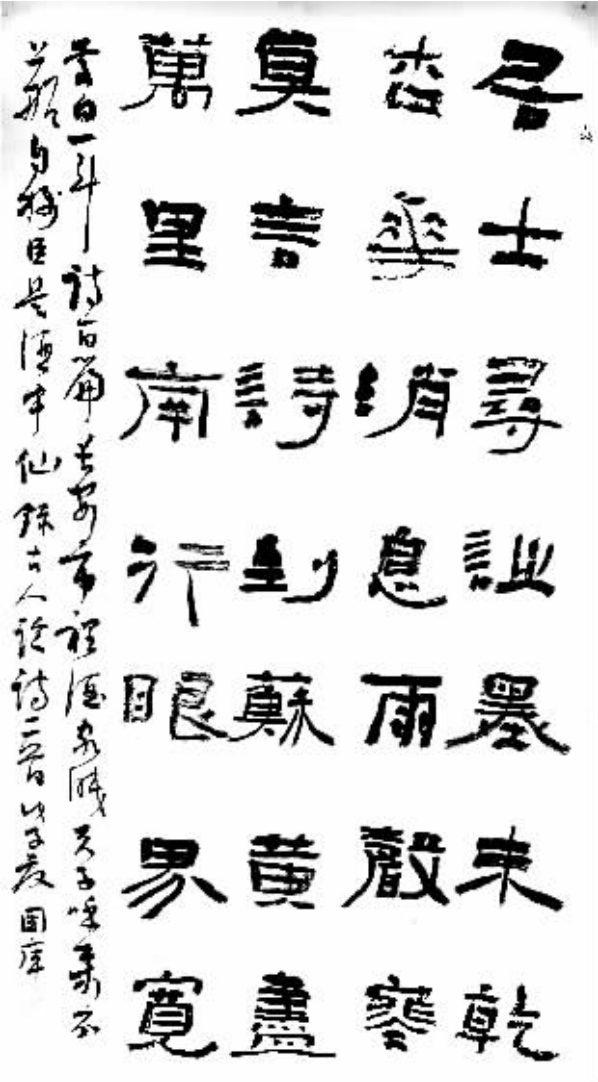
近年,在贯彻“双百”方针和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实践中,我市的文艺创作态势强劲、作家队伍日益壮大,成为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文学豫军”中的注目力量,其中脱颖而出的新锐作家,如邵丽、刘海燕、尉然、宫林、谷禾等,他(她)们不仅实力很强,而且文化视野开阔、创作视角与架构新颖,审美的艺术指向不俗,创作了一批有分量、读者叫好的作品。

作为生活在本土的作家,尉然此

次获奖的中篇小说《我的理想》,最初发表在2005年第2期的《钟山》杂志上,是尉然乡村小说的一个很有分量的篇章,关注的仍是当下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不期然的困难面前内心所出现的困惑、冲突与挣扎的生存境遇,小说仍秉持他冷峻沉郁、质朴生动、幽默诙谐的艺术风格,以亦冷亦热的语言勾画出了乡镇颓败的内心图景,写的是一种集体的残缺,小说发表后,被《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刘海燕是河南文坛上的一位很有影响的“60后”的周口籍青年评论家,太康人,大学毕业后在郑州某高校工作,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青年评论家班学员。1991年开始发表评论作品,现已发表文学评论及思想类随笔30多万字。她此次获奖的评论作品《来自平原的声音——李佩甫论》,以犀利、隽永的文笔解读了我省著名作家李佩甫的艺术成就。

(记者 梁照曾)



书 法
杜国庠 作

沙颖文艺



刊头摄影 肖海清

在故乡的树木中,我最喜欢柳树。

我居住的小城三川交汇,岸边柳树颇多。每到初春,天气尚寒,岸边已是风争竞飞,柳笛声声了。“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每当听到悠悠的柳笛声,就会想起故乡婀娜多姿的柳树。

柳树是喜欢水的树木。“丝长鱼误恐,枝弱禽惊践。”“摇曳惹风吹,临堤软胜丝。”有柳的地方往往有水相伴。所以,故乡的小河岸、沟渠旁、池塘边,都能见到柳树的身影。

我家老宅的东侧是一个大池塘。记得在我五六岁的那年春天,父亲从邻居家

故乡的柳

王天义

柳树的枝条,用剪刀裁成一支支柳笛。细而短的声音尖,如雏鸡鸣叫,吹起来自如省力;粗而长的声音憨,如牛犊唤母,吹起来比较费劲。柳笛的长短粗细,全凭自己定夺,但往往是随心所欲地裁

上一大把,各种类型兼而有之。于是,音色各异的柳笛声便此起彼伏,热闹于房舍树林之间,形成气势澎湃的春的交响曲。

天气渐暖,柳枝开始发芽吐絮。这时,小伙伴们便会折下软软的柳条,编成柳条帽戴在头上,找根棍子当枪扛在肩头,模仿电影《南征北战》中小胖子的样子,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走在故乡的街道上。

故乡柳树的形象以及柳树带来的欢乐,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无论在城市或是乡村,无论在北国或是南疆,只要一见到柳树的身影,我就会想起烟柳处处的故乡。

故乡的树木种类繁多。但松树有点傲气,桐树有点呆气,洋槐有点娇气,椿树有点孤芳自赏,榆树有点老气横秋,杨树刚强有余柔韧不足,而柳树却是这般朴实、亲切、谦虚、柔美,一年四季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故乡的柳啊,让我如何不想你!

有些事发生在昨天,已忘了。有些事过去了很多年,却深深地铭刻在内心深处。

我出生在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庄,祖祖辈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母亲告诉我,我出生时家乡刚刚发过大洪水,乡亲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父亲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养活四个孩子,随一个建筑队去了外地打工。就这样,母亲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幼小的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每天就像上足劲的时钟发条,不停地旋转着。每天天还不亮,母亲就起床做饭,收拾家务,然后急匆匆地下地挣那可怜的工分。然而,辛勤劳动了一年,母亲挣的工分还是填不饱我们的肚子。

父亲回家是我们最激动、最盼望的事。因为父亲回来时常常给我们捎几个馒头。我们四个看到爸爸回来了,就像四只小燕子飞了出去,“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然后就抢下父亲的背包,迅速打开,雪白的馒头便呈现在我们面前。你拿一个,我拿一个,大家啃着香喷喷的馒头,兴奋地叫呀、蹦呀,开心极了。可父亲这时却常常蹲在一边,苦笑着瞅着我们。

有一次,母亲下地干活儿,我们姊妹四人在家看家。到了中午,母亲还没回来。小妹饿得大哭起来,

我也饿得心发慌。大姐收拾面桶给我们炕馍吃,可是面桶里只剩下一点点面粉,根本无法做饭。没办法,大姐灵机一动,家里不是还有一点麦麸子嘛,用这炕馍吃!说干就干,我们忙乎了半天,炕了几个黑不溜秋的煎饼。当母亲回来看到我们几个啃着那黑不溜秋的麸饼时,搂住我们大哭起来。

虽然家境贫穷,可父母还是毅然把我们四个都送进了学校。他们

苦涩的记忆

尹庆华

希望我们能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为了让我们几个能体面地上学,母亲发挥她会裁剪的特长,用旧布片为我们改制衣服。在这样难的日子里,母亲并不悲观,常常在夜里教我们唱她小时候的歌儿。《参军歌》、《月儿弯弯照九州》等歌曲就是母亲那时候教会我的。母亲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从小要有志气,学会不怕困难,要与人为善,与别人和睦相处。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可不知不觉间,灾难已向我家降临。1986年,我还

在上小学四年级,父亲病倒了。经医生诊断,父亲患的是严重的肝硬化腹水。为了给父亲治病,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却远远不够巨额的医疗费。第二年农历正月十九,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望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母亲一下子躺倒了。但在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后,她又勇敢地面对现实、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繁忙的劳动中。

为了供养我这个家中惟一的男孩上学,两个姐姐、还有小妹先后辍学。母亲为此流了不少泪,至今仍觉得对不起我的两个姐姐和小妹。家庭的不幸也让我早早学会了替母亲分忧,我发奋学习,从小学

五年级到初中三年,我始终保持着全校前三名的好成绩。由于我成绩好,本县高中对我给予免试,可我为减轻家庭负担,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报考了中专。在母亲和两位姐姐的艰难供养下,我读完了三年中专。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再后来,我成了家,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过着平淡而充实的平凡生活。我深深爱着我的家人,他们给了我亲情;我深深爱着我的朋友,他们给了我友谊;我深深爱着我的工作,它让我感到生活充实而快乐!

寒冬里的一棵草

(外一首)

徐桂荣

叶子黄了,枯了,败落了
依旧不死,依旧匍匐在冰冻的田埂上
紧紧抓住一小抔泥土
我没有自己的根须,也没有什么泥土
可抓在手里。风吹一吹
我就像一小片落叶,离开了原地
风再吹一吹,河流解冻,春天莅临
小草就会恢复曾经的青葱和鲜艳
回到自己的青春
而我将继续凋零下去,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并在自己的冬天里
越走越远,一去不返,一去不可返

一个苹果

它呆在墙角很久了。如果今天
我没有改变主意,它还会在那里继续呆下去
久而久之,把那里当作一个家
或者栖居地。遇到合适的温度
和水分,便悄悄地绞绞,萌芽
长成一棵树,结出更甜更大的果子
就像我,在这个城市的这栋房子里一样
但今天,我改变了主意,弯腰
捡起了这个苹果,这个我故意放在墙角的
梦想试验器。我把它捡起来
擦洗,削皮,当作一顿早餐吞进肚里
并为此是否真的终止了一个梦
一个苹果的梦,而内疚恍惚了一小会儿

八十回眸

孔令陶

适逢饥谨来人间
疾病绵绵伴童年
滚滚黄涛家何在
日寇铁蹄信凶残
兵荒离乱难求学
负笈从师忍饥寒
投笔从戎求解放
征途何止路八千

朝鲜战争医伤痛
戈壁沙漠架飞船
天命解甲归故里
悬壶济世享乐天
喜庆八十身似铁
儿孙犹将百岁盼
改革开放康庄道
身披彩霞奔向前

走进春天

苗青 摄



来了父子的对话:

“比着卖橘子的小姑娘,你还幸福?今天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难道要把超市搬回家?”
“晕,我哪幸福呀,王汉宇家的轿车比咱的还好呢,李小兵前几天刚和他爸从海南回来,张小冉的一双溜冰鞋两千多,这些我能比嘛!快点走吧!”

我将橘子和钱递给了墨镜叔叔。车屁股冒了一股烟,走了。

我愣在那里,心里合计着他们说的话。轿车?海南?溜冰鞋……这些新鲜事物仿佛在另一个星球,而我的生活里除了橘子,就是乡下的爷爷奶奶和身边的爸爸妈妈了。

我转过神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边收拾东西,边盘算着今天的生意。一天下来,我挣了36.7元钱。早上妈妈说,如果今天的橘子能早些卖完,同意我去买一盒雪花膏呢。

我幸福地想像着那奢侈的雪花膏抹在脸上肯定油油的、滑滑的,我的紫色冻脸会变得像大街上时尚阿姨的脸蛋一样白。

我激动极了,一口气跑到风雪中的妈妈身边,将所有的钱交给了妈妈。那一刻,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尽管身边没有溜冰鞋,没有海南岛,没有小轿车。

雪越下越大,在幸福街,在雪花纷飞的傍晚,在若远若近的鞭炮声中,那白白的雪花飘到我嘴里,和着眼泪,甜甜的,咸咸的……

我对幸福街最熟悉不过了。因为除了学校,这里是我经常去的地方,任务是帮妈妈卖水果。我们的水果摊就摆在幸福街东头,这条街不繁华,甚至常被列为脏乱差整治的对象,但这里的生意还好,起码不像在长江路、光明路,虽说路很宽,楼很高,但一天到晚卖不了几个钱。

今儿是腊月二十九,昨天晚上电视里说今天要下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天还没亮,爸爸和工友们就去找老板讨要他们的工钱了,为了尽快将家里的橘子卖完,我和妈妈也早早地起床,一人拉着一辆装满橘子的三轮车来到了幸福街。

半晌,雪如约而至。零星的雪花随着小雨飘落,行人一个个缩着脖子快速前行,对面卖烤红薯的老人不停地将手放在火炉上,只有不知寒的小孩兴奋得又蹦又跳,发出阵阵尖叫,我羡慕他们,他们不必为生意的好坏担心,不必为橘子要不要等到明年而焦急等待。

幸福街被白雪覆盖,有的商铺提前贴了红彤彤的春联。如果没有面前的那车橘子,我肯定会走进童话里的世界,和伙伴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

今天的生意还算可以,我看着我和我隔不远的妈妈的车上,橘子已经不多,妈妈在风雪中喊道:“橘子,橘子,便宜了……”

傍晚,雪还在下。耳边传来了阵阵鞭炮声,

小小说

幸福街的雪花

常全欣

街上也不时飘来一阵阵诱人的香味。噢,明儿就是大年三十了。想到这儿,我看了看车上的橘子,注视着每位行人,恨不得将他们都拉过来买上几斤。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的面前。车前的雨刮器在雪中来回摆动,像跳着芭蕾。前车窗玻璃摇下,一位戴着墨镜的叔叔问我:

“小姑娘,你这橘子还有多少?”

“还有20多斤吧!”

“来,全部给我。给你钱,你找吧!”墨镜叔叔递过来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

墨镜叔叔掏钱的样子十分潇洒。虽说我爸爸也经常戴着和他差不多样式的墨镜,但爸爸绝没有他那神志。

“快点呀!”车内一个男孩喊了起来。男孩坐在墨镜男人旁边,显然是一对父子。他像从北极而来,穿得很厚,胖胖的脸蛋像红苹果。如